

# 我追随你成为母亲

□米丽宏

那年夏天，玉米长到一人高，地深如海。娘除草的动作，一咕蛹一咕蛹，吃力而投入。我寸步不离紧跟着，捉虫，撕玉米须，偶尔挥动破葵扇给娘打风。娘夸我乖，我便得意地歪起头，认真说：“娘，等长大了，我要生5个像我一样乖的小妮儿，让她们围着你，给你打扇、擦汗、挠痒痒！”

我娘，停了手里的锄头，听我说完，笑得一屁股跌坐在玉米地里。说：“好好好！记着哎，生5个！一个也不能少！”

二十年后，我生了一个：女儿，顺利晋升为新手母亲。

孩子出生，娘对我的抚育能力充满了深深的担忧：矫情脆弱、为一点点小事就寻求依靠然而一沾枕头就响起呼噜的人，自己被人卷巴卷巴偷走还不知道能不能醒来，能照顾好一个小生命？

这真的让我娘怀疑。

但显然，我娘低估了我的成长速度。生娃，像条分水岭，我好似被注入超强的能量，一下跃过去，又一下跃上了母性的高度。

哪怕是半夜浓睡，身边小小人只微微一动，我便条件反射地伸过手去，轻拍着，嘴里梦呓般“噢——噢——噢”地安慰。自己再怎么累，累到了骨头疼，想躺下去不起来，一接过笑得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小人儿，立时三刻满血复活；本来正牙龈炎发着高烧，小人一不舒服，疼痛立刻挥发殆尽，变成一个跑前跑后的保护神。

来我生命里报到的这个小丫头，有点刁。月子里的小肉坨坨时，就精得很，冷了热了肚饿了尿床了，一点不耐烦。当妈的，总在大嚎之前，一咕噜侧起，一手掂俩袖珍脚丫儿，一手撤掉尿垫儿，扯来干爽小褥铺上。行云流水的动作，和长长的哈欠相辅相成。

诸多育儿之道，像藏在身体里的本能，事到临头，无师自通。

老人家说，一个孩子十亩地，意思是，两者工作量是对等的。从娘那里知道，我是在奶奶膝上和她的背上长到会走路的。我呢，也练会了一臂托娃，一手开火、封炉子、坐锅、下面条、炒菜、看书的超人能力。当然，颇多的活计，是需两只手配合完成的，所以数不清的失手。诸如一手磕蛋，蛋咕噜磕到了炉筒子里；锅底烧红了，油瓶盖死死启不开。有时身心撕裂，窘境让人泪水汪汪，而手臂上的娃，鼓着花朵一样的粉嫩嘴唇“哦、哦”地跟狼狈的妈说着体己话儿。

妈的英雄般能干，就被天使一样的娃，激发出来了。

娃七八个月，不肯坐童车。我做事时，她总跟只猴子似的挂在我身上。我看书，她小胖爪也过来抓抓；我吃东西，她扒过我的手，往自己口里送。晚上睡觉，她头枕我的胳膊，脚丫放我肚子上。我悄悄拿开她的脚丫，她立时哼唧着醒来。再大些，她会脚丫放我手里，嘴里说：妈妈，拿。母女连心，我拿着她的嫩脚丫，她便睡得像小猪一样甜。

作为女儿，我总回忆起在娘身边的温暖和有序：娘轻快踩着缝纫机踏板，“嗒嗒嗒嗒”的节奏里，一串针脚徐徐爬上布料；一旁煤球炉火舔着锅底，钢精锅吐着白汽；院子里，鸡鸭在吵吵闹闹吃食；檐下红月季黄月季，飘着馥郁的香味。

我娘，养孩子不误做家务，她天才般把统筹方法用到了极致。一截儿时间内，跑马一样并行着多件家务，井井有条；那样的氛围，是安然的、祥和的、胸有成竹的。

而我产假歇完，初初上班的鸡飞狗跳，真是有失风度啊。

骑车飞一般去上班，路上的吸睛率，自己都惊异，下车一审视，腰带还挂在脖子上；风一样呼啸着冲出门，发现钥匙锁在了家里；洗面奶当牙膏使；尿不湿直接扔进了洗衣机……

娘那时养孩子啊，她尚能做到井井有条。我尝试着调整自己。我拿来本子，用时间记录法和流程管理法，精准规划我的生活。我给自己定下目标：两年内，全部生活是“孩子”：在校，管好班上50个孩子；在家，陪伴好自己的孩子。一天要做的事，在时间轴上标出顺序，能合并的合并，不能合并的简化。候分秒刻，一分不误。

我终于找回了胸有成竹的感觉，繁而不忙，忙而不乱。我在班里，总是忘情地称呼学生“宝儿”；我在家里，则肆意享受着跟女儿一起成长的苦乐年华。

你召唤我成为女儿，我追随你成为母亲。妈妈让我做了幸福的女儿，女儿让我成为能干的母亲。人生到此节点，才发现世界的大和暖，而母爱，肯定是一种催化剂，让一个女人的生涯，有果有花，格外新鲜。



投稿邮箱：  
essay@cnhb.com.cn  
总第6488期  
配图 汤青

## 妈妈的目光

□黄德培

五一小长假回了趟老家，把多病的妈妈接到宁波调养调养。

返程的当天，为了避免拥堵，早晨三点半起床，四点一刻出发，六点半就到了无锡。

因为顺道，所以按照事先的约定，在定居无锡的弟弟处打个尖，也顺便给弟弟家带一些父母准备的米、油，还有禽肉、蔬菜什么的。

在快到高速无锡东出口时，提前给弟弟打了个电话，所以等我们到的时候，弟妹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早餐。

边吃边聊的时候，弟弟因为要急着赶到靠近苏州的地方去做事，准备先走。此时我看到从弟弟准备到出门，妈妈的目光一刻也没离开过他。我能感觉到，那目光里有着一丝牵挂、担忧还有心疼。

我笑着说：“妈妈眼里只有老儿子啊！”妈妈听了，有点木木的，没什么反应，许还是在想着出了门的弟弟。

实行计划生育之前，一般的夫妻都会生几个不等的孩子，我这一辈，在农村一家有三个儿女较为常见。所以最小的儿子或女儿，一般会被父母称作“老儿子”或“老闺女”。

弟弟小我两岁，相对我来说，他这四十七年来走得有些坎坎坷坷。

弟弟一周岁不到的时候，因碰倒一装得满满的热水瓶，几乎烫了个“体无完肤”。那时正是炎炎热夏，有人说这小孩养不活了，劝妈妈放弃。妈妈没有同意，也当然不会同意。因为弟弟身上已没有一块好皮，无法承受陆路上的颠簸，于是爸爸摇着小帆船，妈妈托着弟弟，赶到十多里外的乡卫生院，在现在看来极为简陋的医疗条件下，愣是把弟弟救了下来。

弟弟八岁的时候，得了一场肾炎。肾炎在当下不是什么病，可在当年要舒舒服服地治好可不是容易的事。那时得了肾炎不能吃盐，要连续半年天天打针。这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，是无比痛苦的。那个时候，家里总想着方法烧点好东西给弟弟吃，可再好的东西没有盐也不可能味道，何况那时候的好东西，无非就是烧条鱼、蒸个蛋而已。最为可怕的是每天打屁股针，屁股被打得就像蜜蜂窝一样，换谁也受不了啊。弟弟这遭遇，对当年十岁的我都是痛苦的记忆，更何况每天带着他去打针的妈妈。

再之后，弟弟上学、工作也一路走得不顺。学的财会专业却跑了电器推销，后来又学了驾驶开过一段时间货车，结了婚后在家又做了一段时间农活。东换西弄，最后选择了水电装修干到现在。

我总觉得弟弟太过老实，生性是不是如此不敢确定，但应该多少还是受了一点小时候“磨难”的影响。他的眼里、嘴里没有“坏人”，家人亲戚是，朋友是，陌生人也是，他总是真诚待人，不管别人如何待他。

早前跟着老家一个老板做工，总是欠他工钱，到年底父母催他去要，弟妹也催他去要，他总是说：大家都有难处，迟早会给我的，年三十去要债不太好。

父母对子女都是爱的，当下像我们这样只有一个儿子或是女儿的，给予的是百分百的爱。而对一家有两个、三个或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家有个五六个孩子的，那爱还是有些差别的。小一点、弱一点的孩子，多少会得到父母更多的爱。

我不能说父母偏心，只是我知道爸爸妈妈更心疼一点弟弟，因为比较起来，我较弟弟更能让二老安心。但尽管如此，每次离别、每次通话，那“唠叨”的口气都一样让我感动，那令我“不敢直视”的目光一样让我感到幸福。

有父母的目光关注，这样的日子，我年岁再大，也还觉得是个孩子。有一首歌唱得好：道路长长，长不过母亲的目光；岁月长长，长不过母亲的目光。无论走到天涯海角，总是把我的心儿照亮……还是那句话，家有父母好幸福！